

牌 上 L

行印局



小小說例言

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，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，閱讀本書，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，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，並且，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，在故事的本身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，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之處。本精裝，帶帶也很便利。

旧参
I 246.3
Z S

大言牌

話說明朝時代。江蘇吳江縣有箇文素臣。天生神力。文武兼全。專以扶善鋤惡爲己任。一日因爲聽得他友洪長卿在京病已垂危。便覺心如刀割。著急當時素臣在豐城未家臥病剛好。卽提了行李。動身。足不點地的走了半夜。走有一百多里路。在路旁一箇古廟裏歇了。也沒解開鋪蓋。約有

半更天光景。更是耐不得了。又起身走了。有四五十里。天纔大亮。身邊摸出幾十文錢來買點心。吃了。又走到九江。渡過江去。又渡過一港。擔攔多了。只走了一百七十里。到黃梅縣地方。天色已晚。各家都上火。了。因想欲速則不達。如此走法。怕身子走乏。反爲不妙。還是稍稍安歇。夜裏也睡一二箇更次。方好。主意定了。就下了飯店。打算雇騾。店家道。直要過了廬州府。到宿州桃源一帶。纔有騾雇哩。沿路若撞著回頭。

騾子。更是便宜。若雇包程騾子。須十兩一頭。不如騎站騾便宜。也是快的。素臣想雇包程的好。打開被囊。卻並沒銀錢。想起臨走匆忙。沒有帶得。忙把順袋翻轉倒出來。除所帶藥物以外。只有八九兩銀子。想那包程是雇不成的了。且騎站騾趕路罷。走了五日。纔到紅心驛地方。問明設有站房。那日就往站房裏歇了。

原來素臣是騎不來小牲口的。連日所騎站騾。力量

又小。屢屢要跌仰下來。緊勒一勒。騾口又勒破了。到了站裏。費盡唇舌。賠了一二百錢。纔算了事。站騾又雇不成了。恰遇著一羣回頭騾子。講定五兩銀子。送到京中。素臣大喜。連趕了幾日。那騾吃不住。伏在地下。只顧喘氣。總不起來。後面趕騾的來看見。打了幾鞭。見打不起。知是真病。滾在地下。亂哭亂喊道。死了我了。素臣心上更是著急。別的騾夫道。不是哭的事。大家幫著扛起來。撮弄到前面店裏去。請獸醫看視。

那知到了半夜裏。騾子死了。那騾夫大哭大喊起來。店家人等。都來勸說。素臣沒法。將剩下的二兩多銀子。一條夾被。兩件棉衣。都準折了。賠算一半騾價。打發停當。已是四更天氣。素臣提了被囊。竟出店門。走到日出。已是滕縣地方。第二日宿在東平。想著盤費將完。甚爲著急。那知愈急愈慢。又走錯了路。整整的走了三日。這日趕到德州。因無銀錢。一日竟未吃飯。覺得疲乏。將晚就下了店。店小二道。爺還是進京的。

還是來看大言牌的。若是看大言牌的。就替爺預備
早飯哩。素臣道。是進京的。誰要看什麼大言牌。小二
答應去了。素臣淨過頭面。往後面去解手。心裏籌畫
盤費。想來想去。更無別法。只有當大衣服的一法了。
正在凝神暗想。恰被側手屋裏一盆水直傾出來。冲
著地下灰土。濺了素臣一腳。都是泥水。素臣道。什麼
人。眼睛都沒有的。只見那屋裏跑出一箇人來。開口
便罵。伸手就是一拳。劈面打來。素臣側過頭面。說不

要動粗。我並沒有罵你。那人又是一拳。素臣閃過。笑道。真箇要打麼。那人又是一腿踢來。素臣更耐不得。將腳照準那腿輕輕一灑。那人已是跌倒。大喊救命。就這一聲喊。卻把合店客人一齊驚動。趕出房來。只聽一箇人叫道。那不是素兄麼。素臣一看。大喜道。原來是雙人。地下那人已是爬起。一道煙走了。衆客人也各自走開了。雙人問素臣爲何進京。素臣道。遇著你正好。因問長卿病狀。雙人道。長卿並未有病。係因

恐被權奸利用。托病告假。並非真病。素臣聽罷。大喜。道。我一路擔著無限憂疑。豈知長卿不特不死。并未有病。雙人道。弟明日要留此一日。去看大言牌。吾兄有興。同去一看。到後日回南如何。素臣道。我此時得了長卿確信。其興百倍。明日准陪吾弟同去便了。說罷。各自歸寢。睡至五更。店小二來催素臣起身。素臣道。我因遇著這位鄉親。已不進京。要同去看大言牌哩。素臣雙人吃飯後。問了路徑。同雙人身邊的一

箇小童意兒。走出店門。只見男婦老幼。挨肩擦背。都是看大言牌的一路隨行逐隊。擁出東門。早望見一座大寺。寺前一座高臺。臺前兩根旗竿。竿上扯起黃布長旗。見那旗上現出斗大的黑字。一邊是任四海。狠男兒爭誇大口。一邊是遇一箇弱女子。只索低頭。雙人道。不想是箇女人。這也奇怪了。素臣道。休看輕了女人。我前日在豐城。看見兩箇賣解女子。也就不差。至今尙佩服他的膽氣不小哩。說著已走近臺前。

只見東首臺柱邊放一隻硃紅木斗。斗裏豎起一根紅竹竿。竿上五色綵線穿著一扇錦邊綾面的豎頭牌。隨風招颺。上寫大言牌三字。雙人道。吾兄若肯出場。便可先打碎此牌。後上臺比較了。素臣微笑。擡頭看去。見一箇大匾額。匾額上橫著大紅全幅綵綢。綢底下露出四箇大金字。是天下無雙。素臣笑道。這真是大言不慚了。

看那臺上。卻是三箇座頭。正中一張交椅。高高的架

起在一箇盤龍座上。披著繡金紅紗椅披。安一箇藤心緞邊暗龍紋的坐墊。兩旁兩張交椅。一色披著白紗灑金椅披。也安著緞邊籐墊。後面一字排開四枝豹尾鎗。東邊斜擺一張紅櫃。櫃上放著天平戥子。紙墨筆硯之類。櫃邊一字兒擺著四張椅子。西邊斜擺著一座架子。插著諸般兵器。臺頂用蓆篷蓋得密密的。不露一些日色。飛角四柱。俱用綵綢纏掛。下面鋪著全場絨毯。四面遊人擁擠。語言嘈雜。遠遠的搭著

篷帳賣那茶酒吃食。也有星卜掛招。也有走方賣藥。也有撐著紅傘賣西瓜。嘴裏喊叫一箇大錢一塊。合那賣冰梅湯的。掂著銅甌兒響做一片。鬧的人心裏發煩。進寺看時。山門大殿。雖也高大。卻是倒敗。並不熱鬧。走出寺來。對著擂臺。又是一座小方臺兒。也掛綵紅。卻沒匾旗。也甚平常。中間設著兩箇座兒。卻有一張公案。圍著一條紅桌圍。正看得完。聽得人聲鼎沸。遠遠的綵旗搖擺。鼓樂喧天。兩枝號頭。高一聲低。

一聲的吹將近來。幾對鎗棍過去。只見前面兩箇女子。騎著白馬。後面一箇道士。騎着黑馬。素臣看去。那知是在豐城看見過的。後面喝道之聲。又是一位官員過來。當時各上臺去。那道士便向插臺上居中高坐。兩箇女子列坐兩邊。那官員坐在小臺左邊。那把紅綢交椅上。只聽得小臺上兩枝號頭。齊齊的掌了三聲。便發起插來。插了三通鼓。那臺上的人。齊齊發一聲喊。把臺下衆人嘈雜都禁住了。靜悄悄的沒一

些聲響。只見那道士掀起鬚鬚。高聲說道。貧道兄妹
三人。在西川峨嵋山學道。奉峨嵋真人法旨。下山普
渡通曉法術精熟武藝練習拳棍之人。路過本州。本
州相公禮請登臺。自本月十九日起。至下月十五日
止。要普渡有緣。同歸大道。列位看官。不可當面錯過。
果有緣分。英雄本領。卽請上臺。

道士說畢。臺上人又齊齊發一聲喊。只見人叢中早
擠出一條大漢。跳上臺去。那道士立起身把手一拱。

道請坐了。那大漢便向櫃內坐下。那櫃上一箇人敲著天平。那大漢身邊摸出四五錠小銀。那櫃上人撩下天平。提出戥子。秤了一秤。在櫃內取出一封銀子。問了大漢。拿紙筆寫了些什麼。叫大漢畫了押。一箇走下臺來。如飛到小臺上。連銀遞與州同看過。判著日子。壓在公座之上。只聽那小臺號起。連掌三聲。許多人役齊喝一聲放打。這邊臺上衆人也齊齊發一聲喊。就是那喊聲哩。擂臺上右邊坐的一箇女子。把

身上的紗衫紗裙卸去。那大漢也脫去外衣。兩人各立門戶。走到中間。動起手來。沒有幾箇回合。那大漢吃那女子一夾。立刻蹲在地下。掙扎不動。那女子笑吟吟的穿好了衣裙。那大漢祇得一步慢一步的掙下場去。

臺下衆人。齊齊喝采道。這女人真好手段。喝采未絕。臺東邊早飛上一箇女子。手捻一錠大銀。鏜的一聲响。望天平裏擲去。把衣裙一卸。就去與那女子放對。

素臣急看。正是那豐城江中唱歌走索的女子。播臺上左邊坐的一箇女子。慌忙脫去衣裙。便來接手。一來一往。走有一二十箇回合。素臣看那臺上女子。只辨著招架。漸漸的招架不來。只見右邊那箇女子。仍把衣裙脫卸。忽地走入場來。三個女子丁字兒站著。厮打。臺下衆人。俱不平起來。只礙官府鎮住。不敢鬧。卻嘈嘈雜雜的議論。素臣心頭火起。正待發喊。只見臺下早飛上一箇女子。撞入場中。捉對兒敵住。正

是豐城江中一同唱歌走索的女子。打到後來。在臺上左穿右插。仰後迎前。把看的人眼光都耀花了。不住聲的喝采。素臣看那臺上女子時。臉紅頸脹。氣乏神虧。看那兩箇唱歌女子。正是眼明手快。氣旺神完。只見那道士閉著眼睛。牽著嘴唇。像是念什麼。看那唱歌女子。登時變起臉來。素臣知是道士的邪術。想著預備的袖弩。暗道可惜忘帶身邊。不然正好暗中助他一弩。除這妖道。救這唱歌女子的性命。再細看

那唱歌女子。腳步已是散動。口裏發起喘來。素臣見事危急。將身子蹲下去。把肩頭一擺。看的人紛紛滾滾。閃落兩邊。搶到東邊一根臺柱。用力一扳。只聽見豁喇一響。如山崩石塌一般。早把柱子扳斷。那臺便直卸過來。臺上的人連桌椅櫃架等物。一齊滾落地。下只空了道士一箇。挽著西北角上柱子。懸空站立。臺上臺下。跌傷壓壞的。哭喊爬滾。四邊的人一齊發喊。素臣看那兩箇女子。已被兩箇後生背負。前面一

箇後生。如猛虎一般。打開條路。往西而走。看那兩箇賣打女子。已跑進寺門去了。

素臣見雙人意兒在人叢中捱擠不出。連忙走去。分開衆人。攜手出來。回到店中歇下。雙人道。方纔四箇女子正打得好。看偏臺倒了。沒見輸贏。真是殺風景。素臣道。這臺是怎麼倒的。雙人道。都說是人多擠折了臺柱。那臺就倒了。素臣道。你看那柱子有多少粗。怎擠得斷。雙人道。不錯呀。那柱有三四尺粗。怎擠得

斷呢。意兒道。是文相公拉倒的。文相公分開了人。小的正看得清楚。臺就倒了。素臣道。實對老弟說。那兩箇打擂女子。就是我在豐城江中看見過的。走索賣解的。道士暗施邪術。要害他性命。故愚兄扳柱救之。雙人道。弟出神在臺上。竟不知道。怪道臺倒了。就不見吾兄哩。素臣等正在講話。只見一箇人在門口一探道。真算運氣。居然尋著了。素臣忙看那人。有二十多年紀。是走江湖的打扮。請素臣到外邊說話。素臣

道。你。是。何。人。有。何。話。說。這。裏。別。無。外。人。何。妨。直。說。那
人。低。低。說。道。小。人。解。鵬。家。傳。賣。解。領。著。那。兩。箇。妹。子。
在。江。湖。上。走。跳。前。日。在。豐。城。江。中。蒙。爺。賞。了。兩。錠。銀
子。至。今。感。念。今。日。兩。箇。妹。子。上。臺。打。搗。被。道。士。暗。算。
又。蒙。爺。搭。救。真。是。重。生。父。母。素。臣。道。打。搗。時。我。不。過
在。那。裏。閒。看。後。來。臺。擠。倒。了。就。回。來。了。何。曾。有。什。麼
搭。救。的。事。你。認。錯。了。人。解。鵬。道。人。多。眼。暗。看。的。人。也
都。認。是。擠。倒。的。惟。有。小。人。看。得。真。切。妹。子。被。道。士。暗

算。因官府鎮住。自己本領又低。不敢胡亂。正在著急。忽被爺把小人擠開。扳折臺柱。救了妹子性命。這是親眼見的。那得會錯呢。素臣只不肯認。解鵬滴淚說道。爺不肯認。真教小人沒法。但小人妹子被魔病危。前在豐城時。聽說爺是神醫。要求爺去一救。爺不肯認。這是小人妹子沒命。辜負爺一番救拔之恩了。素臣驚問我怎是箇神醫。你妹子真箇病魔著嗎。解鵬道。妹子不病魔。敢謊著爺嗎。那日在豐城。蒙爺重賞。

小人們感激。聞著人都說是一位名醫。醫好了縣老爺的病。所以小的曉得爺是神醫。素臣道。你何不早說。只顧說那倒臺的事。快領我去。休再嚕囂了。

解鯤喜出望外。忙揩乾眼淚。領著素臣。走到一箇小酒店中。進了一條小街。連轉幾條灣。纔是南北開窗。對面六間房屋。壁上架著諸般兵器。好生疑惑。忽地跑出一箇人來。撲翻身便拜。說道。原來是文爺。素臣慌忙扯著。正是開路的壯士。暗想他如何知我姓文。

又有些面善。那人道。文爺不認得小人了。小人元彪。正月裏在東阿山莊見文爺的。素臣方纔記起道。原來是你。我說怎麼那樣勇壯。你們弟兄都好嗎。元彪道。靠文爺洪福。又一箇漢子走來叩頭。說是解鵬。隨請素臣到北屋裏去。只見兩箇女子都昏迷不醒。睡在牀上。口吐白沫。素臣看了面色。診一診脈。開出藥方。元彪忙去買來。將藥服下。竟是霍然而愈。當日素臣十分歡喜。走過南屋裏來。問元彪道。你緣

何在此。元彪道。此處上接帝都。下通我們山莊。係往來大道。水陸碼頭。小人們往來。都在此店歇腳。這店家夥伴。合本錢。都是山莊裏的。今日小人去看大言牌。見這兩箇女子。甚是英雄。後來忽地改變。就猜是道士的邪術。正是沒法救他。忽然播臺倒了。小人就打開一條路。領到這裏。那解鷗說是江西一位醫生。扳斷臺柱。救他妹子的。小人想著那樣粗柱。扳折得斷。定是非常之人。心裏也想結識。聳恿著解鷗。他也

要救妹子。出來找尋。那知就是爺。我說那裏還有這般神力的呢。兩人說話間。那兩箇女子同走過來。雙雙拜謝。素臣看那兩箇女子。已是復元。這纔回店。次日與雙人同車回南。看那車夫。卻就是潑水打架的一箇。素臣道。你昨日要打我。今日我卻坐你的車子。這叫做打不成相識了。那車夫沒口的分說道。小的昨日該死。喝醉了。得罪了爺。爺是大人。不作小人之過罷。素臣雙人一笑。也就罷了。

以文素臣之神力。無人能敵。遇著車夫潑水。竟不與計較。此正是素臣涵養功深。能得大體處。凡人單身旅行。若遇著無端的橫逆。須要如素臣之忍耐方好。不然。未有不吃眼前虧的。



天津特別市市
立第二圖書館

00555

民國十年五月發行
民國十九年五月四版



(小 小 說)



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

上海棋盤街

二
本

標商冊註



500 15